

文 史

责编 李魏 美编 李晓萌 审读 王忠良 排版 韩淑华



1922年12月10日，中国政府收回青岛行政权，结束长达八年的日本对青岛第一次统治时期。八年，这座城市都经历了什么——

1922：百年前的青岛在世界变局中

□青岛日报/观海新闻记者 李魏

1914年被看作是世界近现代史上一道重要分水岭——“世界终结之年”，20世纪诸多重大事件肇始于此。回望那个世界走向撕裂与瓦解的波谲云诡的年代，中国东部沿海“鸿蒙初开”的城市青岛的命运也在这场世界历史变局中遭遇又一次身不由己的转折。

这一年，改写青岛命运的既不是这方土地的主人中国，也不是声称租借胶州湾99年的德国，而是野心“雄飞海外”的日本。彼时结束德国十七年殖民史的青岛，依然摆脱不了屈辱的命运：

1914年11月，日本击败德国，占领胶澳租借地，使青岛及胶济铁路沿线地区均沦为其殖民地。在中国人民坚持抗争之下，1922年12月10日，中国政府收回行政权，青岛回归方得以实现。

这次并不彻底的回归作为一个重要的时间点，是日本在青岛第一次统治时期的终结，也成为青岛城市发展路径再度转向的见证。全国档案领军人才、青岛市政协文史研究会副会长杨来青在其所著《图说老青岛：日本第一次统治时期》中提出：至1922年青岛回归，作为日本经济殖民地长达八年的青岛，“工业化程度畸形提高，已成为中国特别是华北新兴的工业城市，初步实现了由商贾经济向工商经济的转型。”

杨来青从全国乃至世界的格局和视野出发，梳理1922年之前城市在政治、经济、社会生活领域发生的嬗变，在图文并茂的基础性史料的展开中，引领读者重回百年前的城市历史现场，厘清基本史实，更加清晰、客观而深入地了解与思考这段历史。

置青岛于世界历史格局与版图中

“日本第一次统治时期，青岛在改变世界历史进程中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在日本军事侵占胶澳及胶济铁路占领区后，其官方和民间机构对青岛、山东以及华北进行了多次深入调查研究，最终形成了“将青岛建成日本对华北经济侵略的商业桥头堡和工业基地”的基本思想。

当时的日本学界普遍认为：中国之全国性经济中心点为湖北汉口，青岛在其偏北方，距离该中心点的直线距离约200日本里（1日本里约等于3.924公里），“难以说是有利的”。但是，从黄河、长江两大经济流域的统一经济区域中心点考虑，青岛与黄河流域经济中心点河南省郑州直线距离不超过140日本里，这与距离郑州135日本里的天津、120日本里的海州几乎没有太大的差别；从青岛与中国政治中心的关系分析，青岛距离北京的直线距离约为137日本里，这比海州、上海等诸港远为有利；再从青岛海上交通的价值分析，青岛位于中国中部地区以北区域沿海的岸线上，可以毋庸置疑地断言占据无可比拟的绝佳地位……

最终的结论是：“从地理及交通方面看，青岛的价值颇为巨大，青岛的前途颇有希望。”

还是那位日本外务省派驻青岛守备军的参事官船越，在到任前提交的另一份报告中，把青岛定位“华北通商交流枢纽之地、对日及对欧贸易的据点和工业基地”。他认为，在青岛发展贸易势力，应采取“低运费铁道政策”……构建与支那中原地区的联络，使青岛成为北部支那通商一大枢纽地，这是最紧要关键之处”。同一年，就在船越的报告提交前一个月，日本驻中国大使馆三等书记官矢田七太郎在《山东省视察备忘录》中也强调：青岛处山东一角，如果没有铁道的联络，是经济上“无意味的场所”。这些观点都促使日本采取措施恢复胶济铁路运输能力。

另一份来自日本亚洲历史资料中心的史料则进一步让我们看到1914年至1922年的青岛所处的历史位置。这是1915年1月日本外务省配属青岛守备军的参事官船越加藤高明外相的一份报告，报告提出，日本统治青岛有两大目的：“第一，军政施行时期，从青岛驱逐德国人势力并根除之；第二，军政施行时期，在青岛扶植日本人势力，使青岛成为日本在北支那一带经济雄飞的出发点。”另外，在日本提出的臭名昭著的“二十一条”及中日《民四条约》谈判中，日本逼迫“中国政府允诺，凡山东省内并沿海一带之地及岛屿地区，概不与让或租与别国”。这一排他性的条文也充分暴露了日本独霸山东并防范欧美列强染指山东的真实意图。

杨来青认为：虽然交还青岛是日本必须履行的国家承诺，但在中国追求日本利益最大化和在山东排斥英、美等战略竞争对手势力，成为日本以退为进的政治外交战略，在其第一次统治青岛的八年间，这一战略从未改变。

经济地理视角中的青岛价值

“对日本而言，胶济铁路是其侵略山东乃至中国的政治工具。”

在一张日本青岛守备军民政部铁道部发

布的图片中，特别图示了从东京到北京间最短的路线，而这条路线的海陆连接起点，就是青岛。这张一百多年前的山东铁道海报，是在呈示青岛在地理交通上的独特优势，也暗自昭示了日本以青岛为起点，对整个华北地区实施侵略扩张图谋的野心。

在日本军事侵占胶澳及胶济铁路占领区后，其官方和民间机构对青岛、山东以及华北进行了多次深入调查研究，最终形成了“将青岛建成日本对华北经济侵略的商业桥头堡和工业基地”的基本思想。

当时的日本学界普遍认为：中国之全国性经济中心点为湖北汉口，青岛在其偏北方，距离该中心点的直线距离约200日本里（1日本里约等于3.924公里），“难以说是有利的”。但是，从黄河、长江两大经济流域的统一经济区域中心点考虑，青岛与黄河流域经济中心点河南省郑州直线距离不超过140日本里，这与距离郑州135日本里的天津、120日本里的海州几乎没有太大的差别；从青岛与中国政治中心的关系分析，青岛距离北京的直线距离约为137日本里，这比海州、上海等诸港远为有利；再从青岛海上交通的价值分析，青岛位于中国中部地区以北区域沿海的岸线上，可以毋庸置疑地断言占据无可比拟的绝佳地位……

最终的结论是：“从地理及交通方面看，青岛的价值颇为巨大，青岛的前途颇有希望。”

还是那位日本外务省派驻青岛守备军的参事官船越，在到任前提交的另一份报告中，把青岛定位“华北通商交流枢纽之地、对日及对欧贸易的据点和工业基地”。他认为，在青岛发展贸易势力，应采取“低运费铁道政策”……构建与支那中原地区的联络，使青岛成为北部支那通商一大枢纽地，这是最紧要关键之处”。同一年，就在船越的报告提交前一个月，日本驻中国大使馆三等书记官矢田七太郎在《山东省视察备忘录》中也强调：青岛处山东一角，如果没有铁道的联络，是经济上“无意味的场所”。这些观点都促使日本采取措施恢复胶济铁路运输能力。

另一份来自日本亚洲历史资料中心的史料则进一步让我们看到1914年至1922年的青岛所处的历史位置。这是1915年1月日本外务省配属青岛守备军的参事官船越加藤高明外相的一份报告，报告提出，日本统治青岛有两大目的：“第一，军政施行时期，从青岛驱逐德国人势力并根除之；第二，军政施行时期，在青岛扶植日本人势力，使青岛成为日本在北支那一带经济雄飞的出发点。”另外，在日本提出的臭名昭著的“二十一条”及中日《民四条约》谈判中，日本逼迫“中国政府允诺，凡山东省内并沿海一带之地及岛屿地区，概不与让或租与别国”。这一排他性的条文也充分暴露了日本独霸山东并防范欧美列强染指山东的真实意图。

杨来青认为：虽然交还青岛是日本必须履行的国家承诺，但在中国追求日本利益最大化和在山东排斥英、美等战略竞争对手势力，成为日本以退为进的政治外交战略，在其第一次统治青岛的八年间，这一战略从未改变。

经济地理视角中的青岛价值

“对日本而言，胶济铁路是其侵略山东乃至中国的政治工具。”

在一张日本青岛守备军民政部铁道部发



■所泽町(今堂邑路)邮政大楼。



■1922年12月10日12时，中国卫兵接替青岛防务。



■身着各式服装的中国民众。

后记

杨来青提出：目前对青岛城市历史基础性、系统性的研究工作还很薄弱，比较典型的例子是青岛至今没有一部城市通史，甚至没有一本城市简史。青岛城市历史研究呈现出两个极端的现象，一是研究城市建设、历史文化名人等具体史实的人比较多，而对历史上青岛城市发展基本规律、青岛与国家乃至世界的关系研究不够深入，与其他城市的比较研究成果也是凤毛麟角；二是德国占领时期研究成果相对较多，给人以青岛城市历史似乎主要就是德占时期那些事的印象。基于这两点，他认为，应该从最基本的史实着手，对青岛城市历史进行全面的、系统的梳理，尤其是要在基础史料收集和研究方面多下功夫。

“日化”城市的“洋气”

“日本第一次统治时期，青岛城市规模何以倍增。”

在1914年占领青岛之后，日本出现了“青岛热”，在青岛的日侨呈现井喷式增长。一项统计显示：在青岛的日本人数量1913年为316人，1914年为2384人，到1922年青岛“回归”之年，爆增到24112人，占到当年在中国的日本人总数的三分之一以上。外来日本人激增导致房租费用飞涨，有史料统计：当时日本人每月在青岛的租房费用达4万多日元。为日本人长期殖民青岛提供经营、生活保障，冠以“大青岛”、“新市街”等名目的城市建设规划应运而生，带来了城市规模的迅速扩大。

相关史料表明：所谓的“大青岛”“新市街”，首先是设想将城市中心由静冈町（今中山路南段）和山东路引向“大港”方向；其次是扩大城市范围，将台东镇和四方附近地区纳入市街范围，其目的是为日本移民和经济特别是工业经济提供发展空间。

叶春墀所著1922年的《青岛概要》中提到：日本第一次统治时期，青岛市住宅大致分三种，即：青岛区和别墅区的德国式、大包岛区的华洋折中式、新市街及若鹤山（今贮水山）附近的和洋折中式。为尽快容纳约2万日本移民，房屋建筑进度很快，故其质量“较之德人时代坚牢远逊”，然所泽町（今堂邑路）一带，如太古（洋行）、铃木、三井、正金（银行）、邮局及将来之取引所、信托会社之建筑，亦为青岛有数之建筑。

杨来青表示，要特别纠正青岛人对于本土历史的习惯性认知：谈及青岛城市历史街区规划时，习惯将青岛城市与德国人联系在一起。实际上在日本第一次统治时期，青岛城市不仅实现了规模倍增，而且在“洋”式风格上也有新的变化。彼时的日本，急于彻底脱亚入欧以比肩欧美列强，非常看重在青岛展现其“先进”与“文明”的国家形象。这可以解释为什么青岛在这一时期会出现规划有序、功能完备的新市街等日本街区；日本中学校舍、公立市场大楼等西式建筑成批建成；“和洋折中式”住宅、商铺而不是其本土简陋的木质民宅遍布青岛。同样，为什么妓院等有损其国家形象的丑陋之所被圈设于“三业”指定地，一些来自社会底层的日本人也被冠以“流浪汉”之名加以管制、驱逐……

100年前历史性时刻

“青岛回归是不彻底的回归。”

1922年12月10日上午11时，青岛行政接收仪式在日本青岛守备军司令部会议厅（今沂水路11号“老市府”）举行。12时，日本国旗自楼顶降下，升中国国旗。海上军舰同时鸣炮致敬……同日，日本驻青总领事馆设立，馆址位于今太平路14号（原为德华银行青岛分行旧址）。然而，当日，日本就设置“日本驻青总领事馆警察署”，下辖吴淞街、曲阜街、台东镇等9处派出所，公开执行警务。后经反复交涉，次年摘牌，但依然行使警察权。

在接受当日抵达青岛的竺可桢曾描绘当时的青岛气氛：“余此次经其地，则气象迥异，通衢各肆，肆半闭歇，夜无灯火，行客寥寥。”“是故百业停顿，居民他徙，风声鹤唳，一夕数惊。”“招待者告余曰：‘沿途匪类甚多，设非汽车之疾驰，恐遭匪类之劫掠也’。”

1922年那个萧瑟冬日的历史性时刻，中国虽然收回了青岛行政权，但日本的战略利益却未因交还青岛而受到实质性损失。相反，通过交还青岛这一战术性让步，日本巩固了在中国东北地区的侵略成果，同时，以青岛为桥头堡蚕食鲸吞中国的基础依然存在。1927年和1928年，日军两次在青岛登陆，并通过胶济铁路畅通无阻地出兵济南，武力阻挠国民党军北伐。杨来青总结说：“青岛回归是不彻底的回归，当时的青岛依然是一座具有殖民地半殖民属性的城市。”



■从测候所山(今观象山)看青岛市街全景。